

SYSTÈME ASPECTUEL EN CANTONNAIS CHINOIS : TI & MAO

Ting Au CHE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ésumé : Ce papier tente de contribuer à un traitement unifié du système aspectuel en cantonnais chinois à travers une description systématique de « zo-é », « log-6 » et le redoublement verbal à « leng-5 ». Système ayant pour subcatégories « ti », aspect objectif et « mao », aspect subjectif.

Mots clés : aspect subjectif ; aspect objectif ; système aspectuel ; grammaire cantonnaise ; chinois

汉语粤方言的“体”与“貌”

郑定欧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香港

提要:本文拟通过对“咗”、“落”及中嵌“两”字的动词重叠式的系统描写,探求汉语粤方言“体”与“貌”的一统模式。

关键词:体 貌 体貌系统 语法 汉语粤方言 汉语

0. 汉语粤方言的形成

粤语是汉语里一种有很大影响的方言,使用人口约六千万。除中国本土(包括香港、澳门地区)以外,东南亚和北美洲许多华侨及华裔也说粤语。粤语的内部结构比较一致,并且已经形成了以广州话为标准音的特殊情况。

粤语跟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以及跟其他汉语方言有着差别较大的语言特点。它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民族背景。粤语发展初期主要受到楚方言的影响,秦汉以后逐渐转向接受北方汉语并在当地(粤桂两省历史上称古代百越之中心地)特殊条件下发展而成的。粤语本身

就保留了较多的“原始汉语”(即汉语未分化成方言的共同语)的特点。另外,属于少数的土著在优势文化的影响之下,虽然汉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民族混杂以致引起语言间的对撞并相互参揉。在汉化的同时,仍留下了可观的古越语(侗台语前身)底层。一般认为,今日的粤语产生于公元十至十一世纪之后。从共时的角度来说,它跟北方汉语无论在语音、词汇及语法方面都有所不同而别具特色。

1. 粤语句法研究的一个症结

由于认识论上、方法论上的种种原因,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严重滞后于构建汉语普遍理论语法的需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动后虚词性成分的类化。“动后”,相对于“句末”,这就把语气词排除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外。“虚词性”,指的是词汇意义全部或部分的阙如,这就把传统上称之为“宾语”及“补语”也排除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外。余下的可仍是一张包含着十来个语言单位的单子。“类化”,指的是如何梳理这张单子,也就是探讨实证上的分类依据及理论上的分类标准。詹伯慧(1958)、林莲仙(1963)、张洪年(1970)、高华年(1980)、谢国强(1988)、Chappel(1992)、莫华(1993)、李新魁等(1995)、张双庆(1996)虽有丰富的设列,然皆仅限于把句子里的各个个体标签为内涵含糊的“虚字”或“词尾”,并无触及到把握着整个所谓“体貌系统”的内在机制。方言研究是如此,共同语(现代汉语)的研究也是如此。徐烈炯(1988:471)直截了当地认为“汉语语法学家没有采用体的范畴,而把这一些词(指‘了’、‘着’——本文作者按)作为动词词尾或语气词来处理”。本文拟从实证出发试图对此机制提出一统的解释模式。

2. 体与貌问题的提出

体与貌,不管哪家哪派大抵都公认其与时间的关联。可是,在人类的认识上,时间又离不开空间。时空,在不同文化参照系统中有不同意义,而意义不在于事物、行为、过程本身,而在于赋予,在于能自圆其说的赋予。而事实,哪怕是仅仅代表着迄今已为人所发现的那一部分事实,却是任何一种理论之所以能自圆其说的基础。尤其是当我们面对存在于人类的象征符号体系之中的大量地时空互渗现象时,我们必须让事实说话,以避免陷入无休止的空对空讨论当中。当然,我们所说的事实,是汉语粤方言的事实。

2.1 印欧语有关 aspect 的界说

就印欧语有关 aspect 的界说而言,从 Holt(1943)到 Smith(1994),50 年来的研究表明,对于以 tense 为主的印欧语来说,学者们倾向于单纯从与时间相关的角度来探讨 aspect。不过,倒有两位学者的观点颇能引起我们的思考。其一,Lyons(1977:205)指出:事实上,aspect 在世界语言当中比 tense 远为普遍;有许多语言没有 tense,但没有 aspect 的却很少。另外,最近有人指出,aspect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比 tense 更为基本”。其二,Tersis(1988:18)指出“在方法论上建议把讨论扩大到不同类型语言的研究当中,以避免单纯局限于印欧语系”。

2.2 汉语方言有关体貌的界说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对下列两个观点的认识趋向一致。一方面,李新魁等(1995:418)认为:“汉语和印欧语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已经很难用上述‘体’(aspect)的概念来概括汉语的‘体’”。另一方面,张双庆(1996:5)指出:“各方言之间的体范畴有的能大体对齐,更多的则不能有严整的对立,完全等同的极少。”这严肃地说明了我国方言语法研究既缺乏方法论上的调

整,又缺乏实证语料的科学积累及处理,以导致虽然意识到避免用印欧语的眼光看待汉语事实,但却鲜有类型学意义上的突破。科学毕竟是累进的。在 90 年代有关体貌分合的思考中即存在三种意见。体貌不分者有余霭芹(1993)、李新魁等(1995)。体貌分立,貌从属于体者,有郑懿德(1996)。涂光禄(1992)。体貌分立者,有陈泽平(1996)、潘悟云(1996)。虽然上述各人的具体所指也许在内涵上、层次上、范围上有所不同,但毕竟问题是提出来了。

我们基于对汉语粤方言事实的大量考察,赞成体貌分立的观念。对于动作本身所包含的时空特征,印欧语(如法语)取二分法,而粤方言则取三分法。前者以 tense 为主导,aspect 仅提示观察动作流程的方式。而且,对法语来说,这远不是一个稳定的、形式化的语法范畴。后者以体貌为主导,如图示:

动作	时间特征	时 态		
	空间特征	体	过程	完成与否
		貌	非过程	如何实现

我们认为(1)时态为表述时点的方式;(2)体貌为表述过程的方式,而就粤方言来说,有必要二度细分为(3)体,代表“线”,表示过程,强调动作的时间线性铺展,强调外在时间的作用结果,即体现为“完成与否”及(4)貌,代表“面”,表示非过程,强调动作的时间立体存在,强调内在时间的作用结果,即体现为“如何实现”。换句话说,体是观察时间横向进程中的事件构成的方式,指示着动作主体的客观判断。貌是观察时间纵向进程中的事件构成的方式,伴随着动作主体一定的主观感知。

下面我们将介绍粤方言的语言事实,集中讨论“咗”、“落”和中嵌“两”字的动词重叠式。之所以选择这三项来讨论,主要是考虑到:(1)前两项以词尾形式表达体貌,且“咗”为完全虚化单位,而“落”为不完全虚化单位;(2)后一项为以形态(即重叠)形式表达体貌。在寻找体貌分立的实证依据的同时,我们将试图回答下列问题,即就粤方言而言,体与貌,哪个更为基本。

3. “咗”的讨论

李新魁等(1995)指出,“咗”除了具有“动作完成”的意义外,还有“变化完成”的意义,如:

[01] 佢走咗咯 (表动作完成)

[02] 条裤烂咗嘞 (表变化完成)

据我们的观察,“变化完成”的涵盖面颇大,而且多伴随假设的提出、主观的感知、心理的认定、行为的形成等等。这从性质上说,跟“动作完成”相距甚远。如:

[03] 病咗就食药 (假设的提出)

[04] 家下啲人心态唔同咗 (主观的感知)

[05] 虽然阿 Q 咗啲,大家都好开心 (心理的认定)

[06] 我惯咗夜晚做,日头做唔到 (行为的形成)

有见及此,我们认为,“咗”兼容两种用法,一为体的用法,帮助理解句子;一为貌的用法,帮助理解句子内在含义的显化。这样的结论相信与事实吻合。

4. “落”的讨论

同样地,我们发现“落”也有体的用法和貌的用法。就体的用法而言,“落”具有“动作完成”

的含义,但别有特色。试与“咗”和“定”比较:

- [07] a 张三煲咗煲汤
b 张三煲落煲汤,边个饮都得
c 张三煲定煲汤,等李四返嚟饮
- [08] a 张三早几年起咗间屋
b 张三早几年起落间屋,结果一直有人住
c 张三早几年起定间屋,弄个仔结婚住
- [09] a 张三买咗箱啤酒
b 张三见大减价就买落箱啤酒
c 张三见周末去烧烤就买定箱啤酒

当中三例的 a 项用“咗”,表示单纯的完成,没有语境的干预。b 项用“落”;c 项用“定”,皆表示非单纯的完成,其中“落”提示着主要动词所包含的动作行为目的性弱,即无论“煲汤”、“起屋”、“买啤酒”并无特定的受惠对象或特定的诱发性语境。“定”则相反,主要动词所包含的动作行为目的性强,即其特定的受惠对象或特定的诱发性语境不管呈显化或隐化,在讲者或听者的心理中是清楚的。

总结来说,[07]、[08]、[09]三例之体标记的比较如图示:

已完成		
单纯完成	咗	
非单纯完成	落	目的性弱
	定	目的性强

“落”本为趋向动词,兼为趋向补语及体标记。在趋向补语(第一层面的引申趋向义)及体标记(第二层面的引申趋向义)之间的属性界定完全取决于词汇的制约,即各自有各自的词义场,各自选择的词群。下面介绍作为貌标记的“落”已属第三层面的引申趋向义。词汇的制约为格式的制约所替代。如:

- [10] 查落有证据
[11] 呢停布摸落几软熟
[12] 做落就习惯㗎喇

如果说,作为体标记的“落”主要提示过程,即无一定目的的预行意义的话,作为貌标记的“落”则纯粹提示非过程,即动作的量。此等“动词+落”的组合只能出现于句首,充当被陈述的对象,而不能出现于句子的任何其他位置,包括述语的位置。

5. 中嵌“两”字的动词重叠式的讨论

上面谈到表示动作的量的“动词+落”的组合,整个语段可界定为:

$$\# [\text{动} + \text{落}]_{\text{甲}} + [(\text{就}) + \text{动/形}]_{\text{乙}} \#$$

当中乙部分为甲部分的陈述。下面介绍的是另一种颇为相似的语段,即:

$$\# [\text{动}_1 + \text{两} + \text{动}_1]_{\text{甲}} + [\text{就} + \text{动}_1]_{\text{乙}} \#$$

同样,乙部分为甲部分的陈述。[动₁+两+动₁]也只能出现于句首,充当被陈述的对象。换句

话说,此等组合只能具有貌的意义,而不具备体的意义。如:

[13] a 噍两噍就吞咗落肚

b 噍两噍就嚙咗出嚙

[14] a 翻两翻就好番

b 闹两闹又锡番

当中 a、b 在逻辑上分别构成正、负两面的预期性,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上述组合的非过程性。如 [13]a 含正面的预期性:“噍”的逻辑结果为“吞落肚”,而 [13]b 含负面的预期性:“噍”的反逻辑结果为“嚙出嚙”。同样地,我们可以说:

[13] a' 睇两睇就将封信袋落袋 (正面预期性)

[13] b' 睇两睇就将封信撕咗佢 (负面预期性)

这说明[动_i+两+动_i]跟其后续成分存在着不可预见性。客观结果究竟在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取决于说话人的意图,从而体现着“貌”的本质意义。

说话人的意图有时仅具“意料之外”的含义,如 [14]a 和 b。又如,我们只可以说:

[14] a' 开两开就熄咗架电视机

但不能说:

[14] b' *开两开就开住架电视机

上述的讨论与 Breu(1994)的意见相仿。她开门见山地指出:“可能没有其它语法领域象 ‘dimension of aspect’ 那样明显地牵涉到语法及词汇互动关系”。就粤方言来说,在这个比较宽泛的 dimension of aspect 内,貌比体显得更为复杂。

6. 余论

6.1 我们于本文仅讨论了表述粤方言体与貌的三种方式,如图示:

			体	貌
词尾形态	完全虚化	咗	+	-
	非完全虚化	落	+	+
重叠形式	[动 _i +两+动 _i]		-	+

发现若坚持以过程及非过程的最大操作性原则的二分法来过细地观察语言事实的话,对词尾的类化可望逐渐得到一个能自圆其说的、大家比较倾向于接受的方式。吕叔湘(1979:11)中肯地指出:“由于汉语缺少表态的形态,许多语法现象就是渐变而不是顿变,在语法分析上就容易遇到种种中间状态(……)这是客观事实,无法排除,也不必掩盖。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一切都是浑然一体,前后左右全然分不清(……)积累多少个‘大同小异’,就会形成一个‘大不一样’。这是讨论语法分析问题时必须记住的一件事”。我们相信,词尾类化目前尚呈现浑然的一体会随着支持体与貌分立的实证依据的积累而逐渐明朗化。

6.2 关于体与貌孰先孰后,即哪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我们于此提出一个假设:

印欧语(如法语)以时为基本

汉语北方方言以体为基本

汉语南方方言以貌为基本

北方方言为民族共同语构成的基础,只有三个体貌标记:了、着、过。刘勋宁(1988)曾提出了“了”的“实现义”,跟我们关于貌的想法差不多,但对于“着”和“过”则尚未记录到新的发现。南方方言体貌的表达手段虽无严格的统计,为数皆远远超过三个。就粤方言而言,李新魁等(1995)列举了8项体貌,共13种表述手式,当中并不包括我们讨论的“落”和中嵌“两”字的动词重叠式。数目上的优势使我们认为,以上所讲,对于粤语的体与貌,虽则尚不能据此质然作结论,但起码提供了一个新视点和一个深入调查的基础的框架。

另外,我们的假设暗示需要重新审视种种语言(方言)之间就 aspect 范畴来说的可对比性,即首先需要给“时”、“体”、“貌”三者的内涵进一步实证地界定(见石毓智,1992;左思民,1997;戴耀晶,1997,以及 Zhang, 1995)。我们的工作正是强调不仅应在搞好本身的方言调查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境内跨方言的比较,而且应在借鉴世界各种语言对体与貌问题上的讨论梳理出一些基本的事实,进而从宏观上提出可操作性较高的原则。这就是我们的奢望。

参考文献

- 詹伯慧(1958) 粤方言中的虚词“亲、住、翻、埋、添” In: 中国语文, 3, 119—122 页
- 林莲仙(1963) 粤语动词词尾虚字用法的探讨 In: 崇基学报 2:2
- 张洪年(1970) 粤语中常见的谓词词尾 In: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3:2, 459—488 页
- 高华年(1980) 广州方言研究, 商务印书馆(香港)
- 莫 华(1993) 试论广州话“晒、埋、亲、翻”等的词性及分类标准, 第四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 香港
- 李新魁、黄家教、施其生、麦耘、陈定方(1995) 广州方言研究,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 张双庆(主编)(1996) 动词的体,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香港
- 徐烈炯(1998)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 文字), “语法学”条,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467—475 页
- 郑懿德(1996) 福州方言时体系统概略 In: 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胡明扬主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 184—204 页
- 涂光禄(1997) 贵阳方言动词的体貌、情态、状态格式, 首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青岛
- 陈泽平(1996) 福州方言动词的体和貌 In: 动词的体(张双庆主编),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225—253 页
- 潘悟云(1996) 温州方言的体和貌 In: 动词的体(张双庆主编),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254—284 页
- 吕叔湘(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商务印书馆, 北京
- 刘勋宁(1988) 现代汉语词尾“了”的语法意义 In: 中国语文, 5, 321—330 页
- 石毓智(1992) 论现代汉语的“体”范畴 In: 中国社会科学, 6, 183—201 页
- 左思民(1997) 现代汉语的“体”概念 In: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 2, 109—115 页

- 戴耀晶(1997) 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 浙江教育出版社
- Breu, Walter (1994) Interactions between lexical, temporel and aspectual meanings In: *Studies in Language*, 18—1, 23—44
- Chappell, Hilary(1992) Towards a Typology of Aspect in Languages In: *Chinese Languages & Linguistics*, I: Chinese Dialects, Taiwan, pp67—106
- Holt, J(1943) Etudes d'aspect, *Acta Jutlandica*, 15, 2
- Lyons, John(1977) *Seman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 Smith, Carlota S(1994) aspectual viewpoint and situation type in Mandarin Chinese In: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3, 107—146
- Tersis, Nicole(1988) Presentation In: *Temps et Aspect (Actes du Colloque CNRS, PARIS, 24—25 Octobre, 1985)* Paris: PEETERS/SELAF(NSP 19)pp15—18
- Tse, K(谢国强)(1988) Systeme aspecto - modaux en chinois cantonais: etude de trois marqueurs: - dzo, - dzu, - mai, These du doctorat, Universite de Paris 7, 185p
- Yue - Hashimoto, Anne(余葛芹)(1993)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EHESS, CRLAO, Paris
- Zhang, Lihua (1995) *A contrastive study of Aspectuality in German, English and Chinese* [Berkeley Insights in Linguistics and Semiotics 19] New York etc: Peter Lang